雲外青山 翠屏（蔡淑媛）

　　那時我們正當年輕。走在超越三千公尺，猶有冰雪殘留的山間野徑上，與人間隔著幾層雲。

　　望不見裊裊上升的炊煙，也看不到野獸的蹤跡。前方較低的向陽坡上，一隻孤鳥緩緩遶圈飛行。早春二月，高山之巔仍有颯颯的風寒。谷澗激流衝擊岩石，嘩啦嘩啦的流水聲拼盡全力，也撞不開群山萬豁千古如一的空寂。雲氣說來就來，傾刻間把山谷、林木、荒郊、野地完全籠罩入一片茫茫白霧中。所謂太古洪荒，天地朦朧，想必就是這番情境吧。山中無歲月，行腳至此，竟記不起山下塵寰今夕是何年？

　　行行復行行，不知過了多久，山谷轉角處出現一棟低矮的小屋。我們一窩蜂走上前去探個究竟。木板屋頂鋪著一層厚厚的茅草，上面壓幾塊鎮風的山石。土塊牆上釘有木柱的窗戶半開，薄薄的柴扉緊閉。敲了半天門，沒有反應。仗著人多勢壯，我走到窗前，踮起鞋尖伸長脖子，往屋裡探個究竟。

　　「哇！裡面有一座女用的鏡臺。」我小聲呼叫出來。鏡臺老舊斑剝，鏡面有一道長長的裂痕。躊躇之間我忽見裡邊有人影一閃，約略看出是個年輕女子的身段。

　　「喂！請妳出來一下，我們是Ｘ大登山隊的學生，妳不用害怕。」我出聲呼喚。

　　「哇！這個女人怎麼敢一個人住在深山裡？」有人不解地嘀咕。等了片刻，她出現在窗前，愣愣地盯著我們看，一言不發，有如一幅半身的雕像。

　　「不會是個白癡或神經病吧！」有人開始胡思亂想。

　　「我看是被惡魔抓來囚禁在此的山地小公主。」有人開始編排劇本。

　　「打開那扇柴門把她救出來然後背到山下去。」有人興起英雄救美的豪情。

我再度走到窗前隔著木柱對她微笑。她沒避開也沒吭聲，只是安靜地看著我。她的皮膚白晰，身材適中，但嵌在臉上的，是多麼令人難忘的一雙眼睛啊！線條分明的雙眼皮，自然濃密的長睫毛，顧盼之間似有波光蕩漾。這樣的眼睛，遠非那些劃眼線、塗眼膏，開刀加工的人間俗豔所能及。但有一點讓我費解的，那樣一雙美好的眼睛裡，我竟看不出任何喜怒哀樂或吃驚的神情。

那種眼光，似乎帶著順天認命，無思想、無愛憎，感情死絕的空茫。我與同行的隊友七嘴八舌地討論並猜測那個女子的來歷與身份。眾說紛紜、莫衷一是。那時正好一個年約五、六十歲的壯碩男子朝著我們走來。他的皮膚被日光曬成褐紅色，穿著工人衫褲，背著一袋修路的工具。我們不約而同擁上前去團團把他圍住。

「阿伯，那間小屋是你家麼？」我們當中有人問他。

　　他搖搖頭，用一口不太容易能聽懂的腔調說：「我家在那邊。」他一面說一面指著山坡對岸被枯藤與衰草掩遮的小徑。原來稍遠山岩的背風面，還有一座相似的茅草屋。

「這棟是我老鄉的家。」他繼續說。

「你的老鄉也是修路工人嗎？」他點點頭。

「那個住在裡面的女人又是誰呢？是他女兒嗎？」

他卸下工具袋，坐在屋前一塊山岩上，點燃了一支香菸含在嘴裡，然後告訴我們那個女子的身世～～

她原來家住梨山。六歲那年得了一場生死交關的重病，發高燒數日不退，後來小命雖然保住，不幸卻變成一個有口難言的啞巴。她十歲時父母親先後急病死亡。那時她的哥哥已經結婚。哥哥忠厚軟弱，嫂嫂精明能幹。除了煮飯、洗衣，女孩還得挑水種菜做苦工。自早到晚悄然進出自家門，沒有人在意她的日子過得多麼忙碌與艱辛。幸好同村有個男孩，與她青梅竹馬一起長大，不棄不離地陪伴她。

有一天，男孩向父母稟明要跟啞女結婚的心意，卻遭到父母極力反對。男孩向女孩許下非伊不娶的誓言，要她堅強等待，等待他多存一點生活費，就會帶她離開窮困的家鄉。男孩下山到平地的城市去學做修車的技工。假日返鄉就到深山去打獵，運氣好打到山豬或野鹿，賣給人家就能賺到一筆額外的小財。在一個發佈颱風警報的陰雨天，他不聽別人的勸阻，固執地披上雨衣帶著獵槍出門去。他還特意繞一圈彎路到女孩的家裡對她說，不久他就能存夠金錢帶她到遠方的都市去生活。日升月落，她癡癡地等待著這麼一天。

男孩沒有回來。一個禮拜後，村人在雨後洶湧的溪岸邊找到他被半截橫木卡住，已膨脹變形的屍體。男孩的葬禮當天，她跳下發現男孩屍體的溪澗，決心與他結伴走向黃泉路。不知是幸還是不幸，她被路過的村人救起。她跌壞了一條腿，從此再也不能下田去工作，居家的日子就遭到兄嫂更多的冷淡與折磨。三年前，我老鄉路過梨山，聽到了她可憐的遭遇，就到她家去給她兄嫂一筆款項，帶她離開了故鄉。

「他們就結婚了？」

「我老鄉比手劃腳對她示意，如果不願意跟他，可以自由離去。她沒離開，就這樣留了下來。」

「你老鄉待他好嗎？」

「他離開老家時原已結婚，而且生下一個女兒。算一算女兒年紀差不多正好跟她一般大。他待她若妻若女，她有這樣的結局也算不錯的了。」

　　故事已經聽完，問題也已問夠。我們背起行囊準備繼續未完的行程。啞女這時正好開門出來。她手裡提著一個裝滿骯髒衣物的竹籃，一拐一拐地走向不遠的山泉水窪邊。經過我們面前的時候，她有意無意地瞥了我一眼。我又再度看到了她美麗的眼睛裡流漾的，我讀不出內涵的空朦。

　　三千公尺的高山下有個聲光彩色瞬息千變的世界。與她年紀一般的女子，過的是與她截然迴異的生活。山下的女孩既使用盡她們的想像，也無法體會山中霜晨雪夜的淒冷和白月清風的孤寂吧！而這個身世坎坷，有一雙絕美眼瞳的女孩，心中可還牢記著當年與多情男孩親密的誓約～攜手奔向熙攘的紅塵去創造兩人甜蜜的家庭？

大學畢業後，我如浮雲一片飄向天涯的另一端。很多年過去了，千帆過盡，我看過無數不同膚色的臉孔，影印著形形色色的人生。那些人的眼睛，有的閃閃發亮，媲美寒夜的星輝；有的愁苦暗淡，顯示人事的悲涼，而我過目皆忘。

　　但是，每當我抬頭仰望，看到悠悠白雲依偎著青翠山巒，我偶然還會想起，想起那段遺落久遠的，恍如前世的青春歲月。那雲山深處一次偶然的邂逅，我親眼目睹一雙堪稱人間極品的眼睛。那眼裡沈澱的讓我費解的空濛，猶如一首令人懷念的老歌旋律，跨越時間的長河，在記憶的風中輕輕扣動我的心弦。